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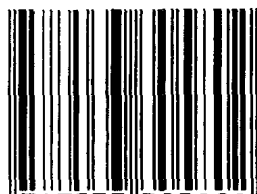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三)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較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

〔清〕應搢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三五三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三)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輯傳

辨疑無卷數》提要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一

昭公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杜氏曰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李曰齊歸蓋昭公之嫡母也說詳十一年夫人歸氏

薨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渝關李氏曰公名稠敬歸之姊所生蓋其生母亦歸氏也

以周景王四年即位元年歲在庚申公齡二十歲矣夫人

孟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一 昭公元年

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

渝關李氏曰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按此說不然子野之命未知其有無但此時季氏專魯新君之立由季氏故穆叔曰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蓋季氏利稠之昏狂而便己故不聽穆叔之言而以己意主立之非適子野之命而不敢違也其書即位自是繼正之義先子以正終嗣君以正受故書即位以正其始原非係于受命之謂也若必內有所承而始書即位使子野未及命視將

不書昭公之即位矣豈不疑于子野之卒亦同子般之見殺者乎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孫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傳曰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恨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二

其敢受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彭山季氏曰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郊敖之叔父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為氏者也公子招即司徒招宋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為氏者也皆周卿號杜氏以為鄭地蓋即東號也。號之會鄭為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

通好也同主諸夏而交見其從皆循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敵血耳趙武所謂以信為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為人下之辭也豈真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橫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

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

汪氏曰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于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號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春秋傳傳解疑 卷五 昭公元年

三

杜氏曰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敵血經所以不書盟

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楚雖崛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于夷者鄭也非其常也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秦常經倒置冠履俾中國諸侯咸非面于夷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威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有左社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請弭書不敵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左傳曰晉楚爭先彼

之會盟本一地若會時果先楚人及其歃血而為盟也何須與之爭乎于盟時而曰爭先可知會之未嘗先楚也今號之盟恐晉先歃請讀舊書亦以會之未嘗先楚故趙武居首公子圍次之與會宋之次屈建者無以異皆實錄也。杜氏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定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胡傳曰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宋之先也故圖請讀舊書加于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怯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按此說非也合晉楚之成亂中外之分而晉人之所失甚大矣豈以區區小信而先趙武乎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蠻夷而存中國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七年圍宋文十年次厥貉宣元年侵陳十一年盟辰陵並皆先楚子未嘗抑之以存中國也豈獨于宋號之會乃為中外之分特先趙武而抑楚卿乎汪氏曰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國有中國伯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伯則實錄而貶諸侯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一年于孟之會宋公以伯主自居本在楚子上非春秋有意推之而使屬之中國也然則春秋之序君大夫蓋皆據實而書之豈為有伯無伯之別乃有實錄不實錄之殊哉且哀十三年黃池之

會有伯主矣經乃以晉侯及吳子而特殊其辭未嘗如會宋會號之列序諸卿而分先後也又安可謂此例之可通乎或曰黃池無晉吳之屬國故可書及以別之今晉楚之從成在若果會亦先楚當何以書若亦書及則必于晉楚之從分而書之曰叔孫豹會晉趙武祁國弱宋向戌云云及楚公子圍陳公子招孫公孫歸生云云此固不可即或書曰叔孫豹會晉趙武及楚公子圍祁國弱宋向戌云云尤為不可矣然則春秋于此不欲先楚而後晉汪氏所謂抑夷狄而尊中國是也但以兩從之故不可以書及安得不列序諸卿而與黃池之書及不同哉按此說亦不然其春秋輯傳纂要 卷五 五

在宋也會盟異時盟時始爭先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是會時本未先楚也此會亦然故皆據實而書之使當日楚本居先春秋欲抑夷狄而尊中國豈不可書叔孫豹會晉趙武祁國弱云云及楚公子圍于號乎經乃不然可知其為實錄原非變其事跡而特為之先晉後楚也黃池則爭先歃而後會會時已先吳故其書法如彼而且諱其盟耳況春秋殊會異者不一不獨此事為然也抑豈為其兩伯無屬國而乃書及以別之哉若謂宋號之會以有屬國而不可以書及是不知陳蔡許本皆中國也此即與中國同列而獨殊楚圍未為不可本可謂其屬國之

難分而乃如此書也已。衛大夫會宋書石惡令于會號
書惡是二人也其會宋也蔡公孫歸生在衛石惡陳孔
與上今于會號則在衛亦惡陳公子招下蓋以卿位之有
尊卑故也說詳桓五年公羊經文亦作石是又二會皆
一人矣若果如此則以一人而前後異序意一時之彼此
相爭又或彼此相讓故其上下無常俱本可知杜氏曰衛
在陳蔡上先至于會惡不然既得同列于會豈以所至之
先後為先後乎況蔡人之事楚甚恭而去號甚近未必急
于行而至在衛陳後也鄭罕虎又在歸生下號為鄭地安
有在其境中而罕虎更復于諸國者乎。此會尋宋之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六

則其盟也何以不書以不敵血而讀其書無異辭故略之
耳蔡桓公葵丘之會亦止束牲載書而不敵血經則書盟
者以有五命之辭故也况彼為美而此為惡安得不詳略
之各殊乎

三月取鄆

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
未退而魯伐莒讀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
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馬弗與樂其踵曰貨以藩身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

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
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
小足以為盟主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
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國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
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令尹為王必求諸
侯晉少怯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七

渝關季氏曰鄆莒邑也孰取之季武子取之也何以知為
武子取之也叔孫穆子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此實武子
之所為也明矣不書伐莒者龍鄆而取之未伐其國也不
書將與師者武子未親行而使微者潛師以往故但書取
而已此時莒亂未定武子欲襲其邑則其機必密而軍形
亦不彰著雖其告君與否未可知大抵不出于公命而為
武子之擅權則無疑耳夫莒有弑君之禍武子不思討賊
反乘其亂而強取其邑又讀齊盟而得罪于大國不義甚
矣然則是役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並不知有害若非穆
子之畏威敬命而不避難將不免于晉楚之討矣魯其殆
哉豈及乎且公方新立武子不由公命而即擅取鄆邑無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八

君之狀不亦大著哉經書取鄆雖不見其主名而季孫之罪惡固已不能掩矣。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據此事經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耳左氏但見鄆為莒邑故以伐莒為言若果伐莒安得不書。胡傳曰不曰伐莒取鄆者莒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按取者不義之辭既不諱取何獨諱伐且凡伐國而取邑者均為王法所不容何必有乘亂不乘亂之別乎廬陵李氏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按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不以其救江而不書伐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以其受賂助賊而不書伐今若書伐而賊不見討反取其邑豈嫌于以討賊子魯乎然則實未伐莒故不書伐以乘莒亂而襲取其邑故但書取宋可惑于傳說而必曲為之解以求通也。或曰取重于伐故不書伐而止書取按取國者固可書重而不言伐然取邑與取國不同伐在國而取在邑安得略其伐國之事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繆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凡若此者安得不伐取並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九

書乎今止書取而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莒非只書重之謂也。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按此說謂非公命而專取邑故其書法與歸父之有公命者不同非公命而專取邑無君甚矣彼雖無君亦當直書其人與事與有公命者無以異所以存君體而正臣子之防此尤大義之所係也觀于襄昭在晉而邾莒來奔昭公在乾侯而季仲出會此皆無公命者經亦必詳誌之今武子之取鄆若果親將伐莒雖無公命是亦在所當書者況當所見之世又安得顯斥其非沒其迹而不見乎且叔弓之疆邾田猶書其將與師茲于取鄆之將師不書而並伐莒亦不書可知武子非親將而亦未嘗伐莒矣原不為公命之有無辨也又春秋止書取者不一皆非以無公命故若獨以此為專取何以別于他取之非專者乎由是言之則此說之不足據也審矣。經書取邑而不繫之國者二此年取鄆四年取鄆是也鄆與邾非莒本封地故不繫之于莒所以明王制也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係之曹成二年取汶陽田不係之我同義蓋取鄆取邾雖上無伐國之文而其取之于莒也固亦可考而知況前此之入鄆滅鄆已見為莒邑又何疑于不繫之國乎。或曰鄆與邾不繫之莒者明莒之不能有也按此說非也莒有弑君之變而

賊不討彼且不有其君豈責彼之不保其邑乎且鄭本故國非莒所得有也非莒所得有必不為其不能保有而為

彼罪也明矣。季彭山謂鄭在沂水東即今沂水縣也詳見

文十二年滅據此說則鄭近于費季孫之取鄭也是必利其地而為己開疆矣晉楚之會盟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于

此乃乘莒亂而徑取其邑既不畏晉又不畏楚何其沒于利而無復忌憚若此乎。季武子之取鄭也楚人欲戮其

使以叔孫之不避難趙文子為之固請而得免叔孫季孫亦幸矣文子有德于魯矣但晉為中國之主盟文子于

此乃必固請于楚惟楚人之聲息是聽不幾以楚為主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

晉為輔乎且文子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此等議論不知王制為何物與孟子所論魯人欲取南陽之事

大相懸殊是季孫之行為暴行趙孟之說為邪說皆先王之罪人也况莒人弑君乃天下之大變今無一言及此徒

云莒魯事鄭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然則不討莒亂或亦謂其無大害于社稷是以漠然不以為

意耶嗚呼謬亦甚矣。彭山季氏曰左氏載莒訴魯取鄭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號原未為盟焉得云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

莒方弑君又未嘗預會何敢突然遠往訴魯而楚反欲為

莒執魯卿耶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按此說不然

諸大夫之會號也本為尋宋之盟雖雖不書盟固已用牲

讀舊書矣此即云尋盟未退亦何不可僖十六年冬十一月公會齊侯等于淮十七年夏滅項彼歷三時之久會猶

未退而魯滅人國且如此今則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尚

未踰時安可謂其事不相及哉莒固國亂而不預會是必

晉楚所原諒者至于鄭邑之被取抑豈不敢使人至會而

訴魯此時楚圖方張方欲主中國之事則欲為莒執魯卿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一

傳乃謂為伐莒則未免失實耳

亦必有之矣安見傳說之不足信也惟據經無伐莒之文

左傳曰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

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

而欲贏而惡踰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

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彭山季氏曰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為后子奔者以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讎至襄十四年為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內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于罪而逼逐出奔使適讎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為能正其家者乎幸而晉平無為否則鮮不為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為所奉以弑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讎乎書秦伯之弟鍼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一

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孔氏曰傳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戒其弟不能早為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

胡傳曰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妄猶沒身敗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俞而後父母順兵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渝關季氏曰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按此說信傳而疑經殆不然也經既明書出奔是必迫之而去矣使秦伯無欲選鍼之意而其母蚤為之慮亦可謂知幾之哲何為聽其寵于桓致如二君子景素不為之裁抑乎至于秦伯之欲選鍼也必已形于辭色而其事將發鍼乃不得已而去之鍼謂秦伯無道夫以無道之君安能容二君之逼而終欲保全之者哉然則鍼之出奔不可謂秦伯無意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二

逐之也蓋鍼之有寵于桓雖桓公私愛之過猶在后子幼稚之時則然及秦景享國于今三十六年而后子已長矣景公于彼不知愛之以德喻之以義裁之以禮使安其分而全其恩乃徇父母之私愛致其權寵如二君焉一旦欲選其罪其母亦不能保鍼而鍼竟出奔則是不能教之于先而又不能容之于後其失兄道甚矣此秦伯之所以可罪也若后子但與母計議緩步而出既不可以言奔又不可以罪秦伯豈于經義有當乎。滄起朱氏曰鍼之出奔母所遣也鍼亦無怨心而安然去之其賢勝于叔段母子而秦景亦不追雖曰不能容其母弟方之鄭莊猶賢矣按

鍼之權寵如二君雖未至如叔段之將襲鄭然使秦伯不欲逐鍼則其母亦必寵鍼如故而將來亦未可知矣夫寵其愛子者三四十十年至于並君而敵國及不得已而後遣之去未見其果賢于鄭母也鍼之奔必非安然去之者彼謂秦伯無道未必無怨心也徒以此而謂其賢于段馬可乎哉若夫鍼以千乘適晉秦伯不肯追亦不肯奪視鄭莊之克段固為差賢于彼然段之逆迹著而后子則無間焉是鍼猶可教猶可容也春秋于此正望秦伯以全恩盡倫之大德不至令其同胞而後可故其書法如此雖不追不奪未至于已甚何如不使弟奔之為愈乎秦伯失兄道故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四年 十四

書弟以罪之鍼不自檢而恃寵以致出奔故不書逐之者而以自奔為文交責之義也
彭山季氏曰竊謂左傳之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十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后子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且人臣見逐于君雖欲竊賢懼有追奪故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為之送郊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按此說之駁左傳似矣而亦不然古者大國千乘其卿百乘此王制也秦自穆公伯西戎開地千里必已數倍于千乘矣至桓公寵鍼過甚便如二君于景則其食邑出賦亦必數倍于常

卿者未可仍以百乘律之也況此車原非是兵車所謂自雍及絳云云不過私家之所備用至于富貴有如此耳此時桓夫人尚在景公懼傷其母心止令鍼之出奔足矣故姑聽其車東財賄之去而不肯追奪亦必有之安得謂傳說之不足信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渝關季氏曰邾悼公在位十五年卒莊公穿立穿為悼公之子若弟則不可考矣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左傳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十五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氏曰大國太原晉陽縣

胡傳曰大國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辭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據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

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注氏曰如魏之事以變詐相高日趨
荀蘭皆此等啟之兵書敗狄機之也

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
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獲戎失華母乃不
可悼公卒復有事于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兵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
則晉益衰矣按此說非也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冀未
嘗非晉卿而稱人者猶是恆辭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
剛當必是微者蓋自文公以來大夫強而氏名乃見文三
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其有不書將帥而止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元年

十一

書人者除敗辭而外是皆為微辭矣今稱荀吳帥師亦書
將帥之常例蓋卿將不始于此而凡書某帥師者非因國
衰而然也何獨于敗狄而有異說乎。彭山季氏曰左氏
以狄為無終羣狄而杜氏謂大南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
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
至此而南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南地當
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
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為南也狄自傷公時勢甚
強悍而又有赤狄為道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
于冀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

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
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南
猶交剛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
見于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
恆不書按此說亦不然無終雖山戎傳謂無終及羣狄未
嘗專言無終也若狄人借兵于無終而無終兵少附屬于
狄經之書敗何不可以獨稱狄乎且無終之去太原雖有
二千里許亦非必不能至者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齊于
山戎蓋亦二千里許也齊人可至山戎狄謂無終不可至
太原乎若夫大南之為太原既見于左傳亦非杜氏之臆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元年

十一

說也南者地不生物之謂固不可以言原然而太原之以
原名未嘗無險險之處也其地不必皆平原安見其無鹵
地乎且凡地名之稱亦有傳聞殊而字偶異者未嘗定以
地形為稱也若但以地雜斥鹵者即認為大南之實則亦
固矣然則宣公以來狄勢雖漸衰而既安養數十年則以
貪暴之性一旦狡焉啟疆未必無此事也此可知交剛大
南皆晉地晉皆敗之于境內耳說詳敗狄交剛時
晉厲之二年也厲公之伯不足稱其有狄難無足異者今
晉平之伯業亦替矣又何疑于狄人之來寇乎幸而敗之
于昔者復敗之于今晉力猶能制狄也自此以後狄之來

附與否固未可知但其不敢犯晉而亦不敢犯列國者自是狄勢之愈衰而非中國之漸盛也安可以揣摹無據之論而謂傳註之失實也哉。據左傳則此役之為詐敗甚明然成十二年穀梁傳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此義甚正即使彼此成陳而果與狄戰經亦未必不如此書然則凡書敗狄者豈皆以其詐焉故哉說詳僖末年敗狄于箕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曰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秋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六

彭山季氏曰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

是因齊力以入國也

胡傳曰此莒之公子易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

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

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

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

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

陳乞弑其君則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

渝關季氏曰或曰凡爭國而不繫之國皆其不當立者突

不繫之鄭糾不繫之齊亦不繫之曹捷葛不繫之都是也

今去疾則繫之莒或亦謂其當立乎曰非也按左傳此

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蓋去疾兄也展與弟

也展與雖立為世子而已被廢則去疾固當立者但去疾

之子父在時未嘗受命于其父未可自以為當立而與弟

爭國也觀春秋不稱公子方責其自謂先公之子而爭國

故去公子以示貶豈又謂其當立而特書國以明之乎然

則繫之國者自是春秋之常例莊九年小白之繫齊亦猶

是也但視不繫之國者猶為此勝于彼耳說詳桓十一年

突歸于鄆下。胡傳曰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昭公元年

七

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

齊則糾不稱公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易為

又以國氏平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

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按此說亦非也鄭忽

已嗣位忽繫之鄭而突不稱國以是為國無二君猶可也

若齊小白猶未得國糾之不稱公子必非為以二君之嫌

故且小白亦不稱公子固已夷彼于糾矣則其繫之齊者

亦非以君道與小白也今乃以二事律此而謂去疾之以

國氏者與其討有罪也不亦謬乎夫去疾入而展與出討

有罪者當不但令其出而已況去疾之入本以爭國易皆

為討罪春秋于此方罪其爭國而不稱公子豈以不能討罪之爭國者反與其討罪而稱國乎然則小白不為討罪故而書齊此亦不為討罪故而書莒也明矣可知小白去疾之以國氏者皆常例也。胡傳曰書入者難詞也按此說是以去疾繫莒為與之故專以入為難詞而不兼逆詞論亦非也夫羣公子雖召之齊人雖納之而展與與國人則拒之固不可謂之難矣然去疾為人子而不能討父之賊子為人臣而不能誅君之亂臣但利其國而與展與爭義亦不可受也故兼逆詞言之未當不可觀其不稱公子非春秋之所與者則不書歸而書入豈僅難詞之謂哉。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十

去疾齊出也當其奔齊時使請于齊而討莒元凶克殄展與就戮乃請天王伯主之命而即位則一舉而國家正矣不知出此徒恃齊援而為爭國之謀雖為長兄當立而苟且冒昧如此抑豈義之所得為者乎。去疾立是為著丘公十四年經書莒子去疾卒蓋有齊人助之故得君莒終其身也然則齊固有德于其甥抑知立君之事未可徇私而擅為乎

莒展與出奔吳

彭山季氏曰展與密州之次子也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展與莒子也易為不稱爵為弑君者

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棠亂也按展與從賊弑君而為賊所立則是展與亦賊也春秋方責他人之不討展與抑豈責展與之不討賊乎且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翽出奔陳彼皆無賊之可討而忽已嗣世不書子翽已即位不書伯可知展與之不稱爵者非為其不討賊也去疾入而欲殺展與展與潛匿而竊逃焉彼蓋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昭公元年

主

以君道出故不稱爵以明之鄭忽曹翽之止書名亦猶是也說詳忽齊至以展與以國氏為罪諸侯之與其立卒廢陵謂此意似晦誠有然者蓋諸侯大夫不能討賊已不待貶而罪惡見豈罪諸侯而于展與見義乎且展與未嘗稱爵固不見其為君矣何以明諸侯與立之罪乎然則展與之以國氏亦春秋之常例耳不然無以別于魯人之出奔矣況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以討賊書而亦以國氏可知展與之以國氏者必非以之罪諸侯也。林氏曰展與乃弑君之賊故立雖踰年猶不成君按展與從賊弑君固亦賊矣彼為君已歷半載餘何得謂之不成君且奪羣公子

秋今已行于國中矣以取鄆之故使人折魯于會今已通于諸侯之大夫矣如此而謂之不成者未可信也若謂春秋不使之成君則凡首惡之為君者經皆據實書之而不奪其爵何獨于此不然乎然則展與之不書爵者是不以君道出也夫去疾不以賊討而但致其潛匿而竊逃則是去疾之乎國與鄭突曹亦無以異故展與出奔亦與忽奔羈奔之文一施之但忽羈宜立而展與不宜立春秋于此則其所以責去疾者或亦異于責突與赤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曰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棄齊胡及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公子滅明以大虎與常儀靡奔齊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范氏曰為之竟界

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當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夫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劉氏曰公羊傳曰為帥師而往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汪氏曰魯哀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邑又恃其師來而疆其田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重訓戒也

渝關李氏曰取鄆不書某帥師而疆鄆田書將帥者彼以微者潛師往此以貴卿明統其眾而行也與襲取其邑不同經故據實以書之○去疾本亦出齊為其出而納之私也今又受其奔大夫而取二邑抑又私也始為其出者繼又不顧其出觀于左傳之所記而齊人之情狀可見矣

葬郭悼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公九年

主

高氏曰入春秋來郭始書葬蓋郭勝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渝關李氏曰襄十七年郭人伐我南鄙十九年晉人執郭子以其伐我故是郭悼與魯亦有嫌矣然其君臣屢同會盟必已釋怨而相好故于此往會悼公之葬也若非魯勢之衰安能于小國有備禮乎○郭歷春秋凡九君克瑣之說文定宣悼莊隱革葬是也自克至莊無不書卒其書葬者惟悼與莊而已隱則出奔革在春秋後故其卒葬皆不見

附左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元年

五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降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昭公元年

五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未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怙堦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節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良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血蟲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滄起朱氏曰晉平公有疾醫和知為蠱惑與前醫緩言景公齊寬同二子殆醫諫與而令醫論政漫及良臣非衛言也字素曰衛言也 夫二聖六疾豈獨身病國亦有之或問扁鵲子之兄弟孰為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鵲者鑲血脈投毒